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合办

文学新“声”态

——从小说连播到有声书的新大众文艺之路

□关 玲 李立伟

在短视频不断分割视觉注意力、生活节奏加快的环境下，听觉是少数可以在双手、双眼被占用时，依然敞开的感知通道。今天的有声作品，不再只是文学作品的再“加工”。它是一套拥有独立叙事节奏、人物塑造方式与美学特质的全新文艺形态。在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赋能之下，有声阅读正拓展为一场由普通读者、民间主播、广大听众共同参与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有声书是用相对简单的角色化演播，对文本进行声音呈现的一种网络声音作品类型。它与有声阅读、有声剧、网络广播剧一起，构成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网络声音作品形态。相对于有声阅读，有声书更注重叙事的戏剧性和戏剧化呈现，故事性强。相对于有声剧和网络广播剧，其制作环节相对简单、制作成本低、艺术性较弱，但通俗性、大众性更强。

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听书的方式进行阅读，其比重从2024年的38.5%增长至2025年的38.7%。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有声阅读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有声阅读市场营收规模达134.35亿元，同比增长8.61%；有声阅读作品总量约为2342.61万部，相比2024年增长了14.47%；我国有声阅读用户规模约为6.17亿，占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的比重接近90%。份额增长的背后，是听众与文学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从电波到网络，文学自带有声传播的基因

中华民族是爱听故事的民族。从《诗经》的采风吟咏，到唐代俗讲、宋元话本的街市讲唱，中国文学的深处，总有一个说书人的影子。勾栏瓦舍里的“说话”艺术中，那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化作章回小说抹不去的听觉烙印。评书、弹词、鼓曲让英雄传奇在民间代代相传，可以说，中国文学天然带着“有声”传播的基因。

二十世纪以来，广播把小说送进千家万户，移动互联网让听书进入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从1947年解放区电台的《故事节目》开播，到广播长篇小说引发的万人空巷盛况，再到今天超6亿国民使用有声阅读，文学的有声传播在近80年的媒介变迁中不断演进，正在成长为新大众文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东北解放区广播电台首次开设《故事节目》，小说连播由此诞生，文学的种子开始借助电波在人民心中扎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0年4月正式开播了《故事讲书》栏目，每次30分钟。继而，全国大部分电台都陆续开办了“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一个伴随几代人记忆的小说连播艺术样式，在电波中诞生了。把文学送上电波，声音能够跨越识字的门槛，像秧歌剧、传统说书一样，让文学与当时很多不识字的普通人紧紧相连，小说连播是那个年代最平等和普惠的文学入口。

进入80年代，小说连播迎来黄金时期。1982年1月，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在图书单行本发行之前，制作播放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作品很快风靡全国，先后被一百多家电台转播，听众超过3亿人，创造了万人空巷的传播盛况。1988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播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这部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经典著作，经由电波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内心，书的命运也由此扭转，图书不断加印，声音传播为这部长篇打开了大众市场。

2003年，北京鸿达以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办了“听书网”，网络听书模式开始在国内兴起。2012年前后，随着喜马拉雅、蜻蜓FM、懒人听书等音频平台相继上线，有声书借助智能手机，进入移动互联网阶段。网络重塑了收听场景，丰富了文学接受模式。收听不再需要定时守候，日常生活中的多样场景，皆可成为文学聆听的场域。依托数字平台，听众得以评点交流、互动反馈，文学接受从单向聆听转向双向对话。听众不再被动，他们开始用互动数据、审美反馈、付费购买等行为，介入到作品筛选、演播以及后续改编创作之中。互联网将听书从单纯的文学传播渠道，拓展为交互式的文艺生产场域。文艺的接受者得以参与作品的互动共建，新大众文艺便在此土壤中孕育生长。

网络文学成为有声书的最大供给库

与广播的长篇连播不同，有声书的内容依托不再仅仅以经典文学改编为主，而是将网络文学作为其最主要的内容来源。广播栏目《小说连播》，是编辑与演播艺术家从经典文学中遴选篇目完成的二度创作。进入网络时代，有声书大量取材于富有网感、贴近大众的网络文本，题材体量得到极大拓展。榕树下、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等平台兴起之后，普通创作者获得更便捷的发表渠道，网络文学本身即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活实践。海量网络文本与有声阅读结合，推动文学有声转化迎来规模跃升。

人工智能语音技术的普及，大幅压低了有声书的制作门槛。不少过去受商业效益限制、难以有声化的小众长尾作品，得以快速生成有声版本。技术迭代也丰富了收听体验：部分平台提供多种音色选择、多角色智能朗读功能，人工智能可识别文本对话，自动分配声线，不断拉近人工智能听书与真人演播的体验差距。一些平台还上线名人音色、方言朗读、助眠声效以及用户声音克隆等功能。

以番茄小说为代表的阅读平台，将网络文学与人工智能听书深度绑定，平台用户规模超4.53亿，汇聚300余万驻站创作者。网络文学强情节、口语化、持续连载的特质，和声音媒介的陪伴属性天然契合。而网络文学常见的超长篇幅、高频更新模式，单靠真人演播难以承载，这种供需矛盾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有声书的发展。

当文字转语音的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市场供给快速扩容，精品有声内容的稀缺性反而愈发凸显。其中，富有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的高质量有声改编，更显可贵。如今的精品有声创作早已不再是单人演播的简单录制，衍生出双播、多播乃至有声剧等形态。文学原著被改编为声音剧本，经由编剧、导演、演播者、后期、配乐、音效等多方协作，转化为拥有叙事节奏、空间氛围与戏剧表现力的听觉作品。不少有声作品还和动态漫、微短剧、影视剧形成IP联动开发。经典文本的重新演播、网络文学的规模化有声转化并行共进，持续拓宽文学声音传播的题材边界与受众群体。

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有声表达

从小说连播这一经典大众文艺形态，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听书与精品有声作品，有声阅读、有声书、有声剧等新大众文艺实践，始终围绕文学文本的跨媒介转化，在创作主体、生成机制、内容形态、产品功能四个层面，实现由表及里的创新。

首先，普通大众得以参与文学有声转化的创作。广播时代，有声转化准入权掌握在媒体机构手中，由编辑遴选文本、专业演播者演绎，媒介与技术门槛阻隔了大众参与创作的可能。互联网重塑文艺生产传播方式，普通声音爱好者只需麦克风、电脑乃至手机，即可成为有声书主播。截至2023年，仅喜马拉雅平台就汇聚1960万名内容创作者。各行各业的民间主播、配音社团陆续涌入平台，带着鲜活的生活质感，为文学赋予丰富多样的声音表达。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降低创作门槛，普通读者可依托合规授权的声音克隆工具，演绎喜爱的文本。受众从聆听名家演播，到借助声音工具参与创作，真正成为文学有声实践的参与者。

其次，开放共创的模式重构了文学有声创作的生成机制。数字音频平台上，文学作品的有声改编不再是制作完成后单向交付受众的封闭产品，而是在连载、反馈与传播过程中形成动态交互的创作过程。一方面，听书的市场需求反向影响源头创作，不少网络文学作者在写作时兼顾听觉表达，提升文本的可演播性；另一方面，主播与制作团队可根据评论、弹幕反馈，实时调整演播方案。部分平台、配音社团还通过配音海选，为新人创作者提供参与渠道。听众也围绕热门有声内容自发进行同人广播剧、高光剪辑等二次创作，在社交平台传播。原作者、改编者、演播者与听众形成创作共同体，让文学有声创作成为流动开放的集体实践，完成从“读书”到“演书”的转变，成为文学跨媒介转化的重要路径。

有声叙事的艺术深耕

经历快速的规模化发展之后，有声书进入精品化探索阶段，逐步形成独属于自身的艺术品格。制作精良的有声书、有声剧，向着听觉戏剧的形态演进：原著被打磨为声音剧本，依靠台词、配乐、音效与演播演绎，把静态文字转化为富有画面感的听觉空间。刘慈欣听完《三体》广播剧后曾谈及，“既熟悉又新鲜，真实的声音让每个人物都变得鲜活，而这个世界的模样究竟如何，每个听众都能拥有想象的留白。声音的确可能是科幻故事最棒的载体，它提供细节以及空间”。2026年，有声剧《小巷人家》成为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长篇连播类唯一获奖作品，由20余位配音演员共同演绎。这部网络文学改编作品，既是对小说连播传统的接续，也是有声内容精品化探索的有力印证。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也被改编为广播剧，剧中的沪语、粤语、南京话与粤剧、评弹等元素相融，为三座城市各自构建起差异化的地域声景，让听众获得沉浸式收听体验。

优质的文学有声改编，并非简单的文字声音转化。它将原本单一、线性的文字阅读，转化为多声部交织、富有空间感与在场感的听觉现场，让文学在声音的戏剧建构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力。有声书、有声剧、网络广播剧共同构成的网络声音作品，把文学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在长久的陪伴之中凝聚起大众的情感。

在短视频不断分割视觉注意力、生活节奏加快的环境下，听觉是少数可以在双手、双眼被占用时，依然敞开的感知通道。无论是经典文学的厚重意蕴，还是网络文学的动人叙事，经由人声传递到耳畔，自带温度与亲近感，让劳作、赶路的日常拥有审美慰藉。

今天的有声作品，不再只是文学作品的再“加工”。它是一套拥有独立叙事节奏、人物塑造方式与美学特质的全新文艺形态。在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赋能之下，有声阅读正拓展为一场由普通读者、民间主播、广大听众共同参与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关玲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李立伟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6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 11月1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四川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在重庆举行。年会主题为“氤氲·萃色”——“氤氲”语出《易传》，其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乃天地之气交感弥漫、混沌未分之原初状态，亦为弥散、绵延之广阔空间，它蕴藏着东方色彩从观念到媒材、从工艺到语言、从图式到审美的最初源点。“萃色”是在此源点不断生成、蔓延、分化的广阔色彩领域中，凝练其物质、技术及精神菁华。“氤氲·萃色”呈现出东方色彩生成的一条完整脉络——始于天地之气的浑融交会，成于人文智慧的提炼萃取。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发起人牛克诚认为，重庆的云雾山水是“氤氲”的天然现场，中国传统色从天地氤氲中生长，又经“萃色”转化为可感可用的知识。如今，有的学者钻研古籍与文物，梳理散落在时光里的色名与技艺，把千年的氤氲之气重新聚拢；有的学者用科技检测、数字算法给传统色定坐标、建谱系，把朦胧的经验萃成清晰可传的知识；有的学者搞创作、搞设计，把传统色融进当代的建筑、服饰与日常器物，让古老的氤氲之气在今天萃出新的模样。

年会共设六场主旨演讲、八场专题演讲，丰富呈现了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多维视野与前沿动态。来自中外的47位学者，从历史源流、制度规范、工艺技术和传承创新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传统色彩研究领域的新问题、新方法与新思想。

《我心芬芳——徐霞独唱作品专辑》首发

本报讯 日前，《我心芬芳——徐霞独唱作品专辑》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专辑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品，实体专辑面世之际，同名数字专辑也同步上线“人音数字专辑”微信小程序。

歌唱家徐霞在致辞中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路与艺术感悟。她介绍，整张专辑从曲目筛选、艺术打磨到录音录制，凝结着对故土山河、草原大地的真挚热爱，也承载着自己多年深耕声乐领域的坚守与思考。活动现场，徐霞携手霞音合唱团倾情演绎了六首歌曲。当歌曲《故乡的目光》旋律响起时，现场近百名嘉宾随着应和，歌声共鸣交融，动人的旋律在现场久久回荡。

求真务实砥砺锐气，以理论评论涵养健康文学生态

（上接第1版）

改文风，需要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支撑。说假大空的话，本质上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有充分开展调研，才有真正的发言权。“深入调查研究，广交深交作家朋友”，在2021年12月制定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加强新一届领导班子政治建设的决定》中作出明确规定。五年来，中国作协抓好“走出去”的调研，也做好“请进门”的调研，在广泛倾听基层作家心声的基础上寻找推动事业发展的思路。越来越多的理论评论家走出书斋、走向大地，让评论从书斋里的概念推演，变成扎根文学现场、贴近作家读者的鲜活话语。

改文风，需要跳出“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惯性，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五年来，在“两个结合”的视野下，古典文论的价值不断得到重申。“气韵”“风骨”“滋味”等范畴、“文如其人”“文以载道”“随物赋形”等命题活跃于理论评论家们的文章中。今年年初，《文艺报》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评选发布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地方性”写作等20个词入选，体现了理论评论工作者们力图对文学艺术现场进行概括和命名的主动性。随着新时代文学实践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理论评论家拥有了基于中国文学经验和问题建构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

改文风，才能推动评论与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评论不是创作的附庸，更不是圈内的互相吹捧或彼此攻讦，而是要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诚实、明亮的桥。真正的评论应当从文本出发，说清楚一部作品在语言、结构、精神质地上的得失，既敢肯定，也敢批评，褒贬皆有实据。这样的评论，作家愿意读、读得进，反哺创作；读者才信得过、用得上，真正发挥引导阅读、提升审美的作用。文风清正，评论才有力量介入文学现场，与创作形成相互砥砺的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文学事业健康发展。

理论评论与文学创作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文学实践的积极开展，永远需要理论的有效指引。坚持正确的理论评论方向，不断推动理论评论与文学创作彼此成就，才能形成创作有方向、评论有锋芒、理论有深度的良性生态。面向未来，无论是理论评论工作者还是文学创作者，都需要扎根于新时代的丰富文学实践，积极推动理论的创新、艺术的创新，努力推出更多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经典理论与作品，推动新时代文学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迈向高峰，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广告
北京文学 BEIJING LITERATURE 创刊于1950

2027年征订
全彩印刷装帧精美每期208页全年各12期
每册25元 全年300元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国内邮发代号：2-85
国外邮发代号：M428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国内邮发代号：82-106
国外邮发代号：M1780
《北京文学》微博 《北京文学》微信 《北京文学》微店